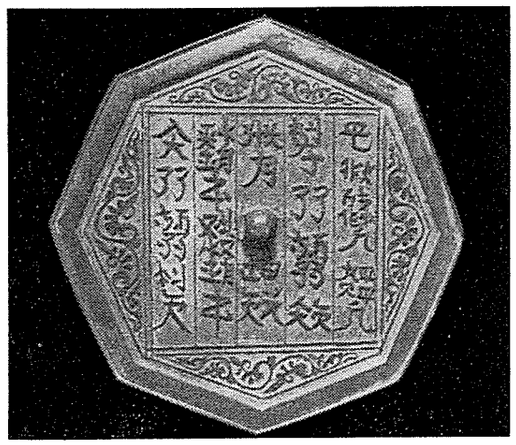
跋吉林大安出土契丹文铜镜

陈　述

1971年6月吉林大安永合屯小学校出土一面等边八角铜镜(图一、图二)，背面有阳文庆陵式契丹字镜铭，边侧刻阴文汉字“济州录事完颜通”。此镜和《古镜图录》所著录的契丹文八角镜形制略同。按《金史》记载①，天眷三年（1140）改辽黄龙府为济州，大定二十九年（1189）更为隆州，贞祐初升隆安府。此称济州录事，应是1140—1189年间所制作。也可能是辽代旧物，经完颜通签刻者②。完颜通不见记载，可补入《金史氏族表》。

辽时黄龙府为契丹东寨，也称东府③，与迭剌部(西楼)东西相对，形成地方重镇。1125年，宋廷使者许亢宗曾到达此地，根据他的行程录所记，当时那里住有汉、契丹、渤海、回纥、党项、吐浑、兀惹、女真人等，



图一　契丹文铜镜照片(约1/4)



图二　契丹文铜镜拓片

他们各有自己的语言风俗，彼此“语言不通，则各为汉语以证”④。汉语作为大家共同的语言。黄龙府在当时是我国东北方面政治、经济、交通的重镇之一，人文荟萃，也是当时中原文化向东北吉里迷、乌的改地区传布的转播站。济州是很有历史意义的。

自战国以来，公私熔铜铸镜，成为一种艺术品。契丹、女真人不仅和汉人同样爱好中原传统的铜镜，并且仿效铸造，金代更有镜子局⑤。可见历史上各族互相学习、吸收中原文化的积极热情。此镜花纹精致，和当时中原常用的图案一致，线条古朴匀整，直接表明当时冶炼制作等技术具有一定水平。

镜铭凡五行，由右而左，试释读如次：

一.

D[örb]en　čaɤ　heme[jige]　Kürü yal la qu　ja da[n]čida qu,

四　时节　到,来,再来　不能

不能使时光再来。意谓四时运转或光阴似箭。

二.

el[e] ja ji　gege　Su Kü Sun　t[enge]r[i] lai;

但(全部、一切)烦　光明　天

天使聚生(一切人等)光明。

三.

hon Sa[ra]ga　ar[un h]an　du[raSi]mui lai　ča[imui],

年月过去了　美丽　衰成　白发(红颜白了发)

年华逝水,美丽的容颜衰成白发。

四.

Su la gul ga ji　hi ya la[gaüg]či gul ga ji,

憔悴,无为,解脱(松开拘束之意)　丢开,撒开

解脱吧。

五.

t[enge]r[i]　gege　Su Kü Sun　el[e]ja[ji] lai。

天　光明　一切　烦

天光照临,也在各人自己。

猫言佛光普照,难渡不善之人。

总其大意：

时不再来，
逝矣年华，
脱超网塵(啊)……

命数由天；
红颜白发；⑨
天相吉人。

①此字义为时，契丹语汉字注音“时，读作颇。”契丹语“时”、“季节”，汉字又注音“奢”(tshak)。《元朝秘史》作 Čaɣ“察黑”、《华夷译语》“时”的汉字注音作“察火”、“察中合察”。颇、奢应是察黑、察火的省音或切音。

②契丹语“再来”，汉字对音“匣列”。中世蒙语“到、来”，在《元朝秘史》里作 kürün，kürgekü，kürkü，kürülčekü。“被到着”作 kürtežu。kü 有“也”“再”之义。

③《元朝秘史》卷二 ja dan 牙丹，义为“不得”，卷四作“不能”。卷二卷五续卷一 čidaqu 赤答忽，义为“能的”。连接上文则为“时不再来”。《秘史》卷二 jadaqu 牙答忽，义为“不得”，卷五作“不能的”。现代蒙语 yadanhi 有完了、贫乏之意，亦可通解。

④ya ji 义为颊。《元朝秘史》卷五 ele 额列，义为“但”。此处即但人光明凭天。el 额勒，义为“治平”。现代蒙语 el 有吉祥、善之意，ele 又有全部、一切、Этот、Этот самый 之意。一切、但，亦可通解。

⑤在《元朝秘史》、《华夷译语》中，“光明”的汉字注音均作“格格”。gegēsün 谓明亮、光明。süksen 若看作附加成分，则是散发光明。在现代蒙语，sün uk sen 又有休、灭之意。按蒙文里对称词合成名词的用法，此字义仍是光明。

⑥尖字即 tengeri 与乍 dörben 暂可看作是缩写。如 PLA man. T. V. 之类。lai(或 tai)作语尾有使的意思。此处犹言“托天”、“凭天”。蒙语里，当叙说的重点不是行为而是发生这一行为的对象时，句子的主语可以在后，特别在韵语呈现这种情况。lai 若看作 bai，则义为是，即使人光明的是天。

⑦《华夷译语》有“桓（年）撒剌（月）那克赤由(过的)”谓以度岁月。(《元朝秘史》有 nögčibe 过去了。又 nögčin 或 dababa 义同。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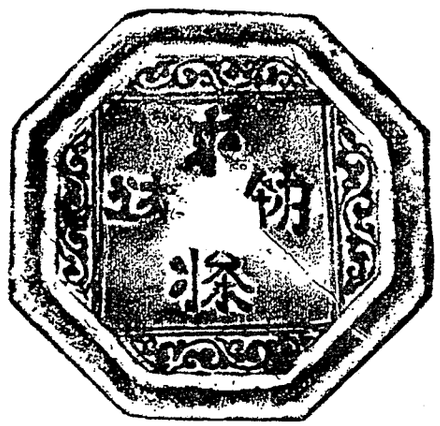
⑧此字义为憔悴，也有解脱、松开了之意。《元朝秘史》卷二“松着”，汉字注音速剌剌周 sularažu。下文有丢开之意，gul ga ji 作形动词语尾。另《华夷译语》有速租鲁，义为慕化。gul ga ji也作缭绕尾音。附此备考。

⑨第三行也可约为“及时”，第四行约为“解脱”，即全铭缩成四句：“时不再来(四季运转，或光阴似箭)，命数由天；及时解脱，天相吉人。”

铭文充满了消极的天命宗教思想。契丹文圆镜镜铭：“知足乐天常吉祥，不忮不求何怨伤；撩乱情丝蚕自缚，抛除世网乐未央”(意译)。旨义与此一致。圆镜直译及音义未备者，并详《辽文汇》续编。

辽金佛教盛行，统治者利用宗教麻醉进行剥削压迫，竭力宣扬那种“命数由天”的宿命思想，要人们“脱超网尘”，放弃一切现实的斗争，用来麻醉人民的反抗意志。这反映了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。

《古镜图录》著录的契丹文八角镜(图三)铭文凡四字，阳文分列于上下左右。村山七郎



图三　契丹文八角镜
(见《古镜图录》)



图四　摹自道宗哀册拓本第六行



图五　摹自宣懿皇后哀册第五行

以上下两字比拟为道宗哀册第六行的“朮烕”(图四)，又见宣懿皇后哀册第五行(图五)，汉字册文对应为“永福”，因依上下右左之序，解作：

su　bengkü　gun　toli
永　福　宫　镜

罗福成曾以上一字朮为宫，下一字烕为镜(见《辽陵石刻集录》四)。

爱宕松男认为这种情况下，不限于上下对读的读法，因而提出上右下左的环读法，他引据顾炎武《日知录》(十一)所论钱文开元通宝俗称开通元宝之例，谓镜铭制作时代的辽钱，殆亦环读。从而认为镜铭也是环读的(见《文化》二十卷第六期)。即：

kür（上）　jagun（右）
群　百的
jabsyan(下)　toli(左)
幸福之　镜

按辽钱是有不少的环读，但更多的是对读。此镜铭文读法的关键，不在于辽钱钱文如何读，主要在镜铭铭文的文义。此铭左边的字不是“镜”字，右边的字不是“宫”、也不是“百”。我们的看法不成熟，姑从商榷之义揭举如次：

（一）朮（上）

Gür　全、普；百、万。

此字解作全、普，亦可解作百、万，即多的意思，非具体数目字。也可译永，《元朝秘史》里汉字注音古舌兒。

（二）烕（下）

jabsyan　幸　福

jabsiyal 也是名词，也作幸福解。

（三）钠（右）

a[h]un　寿

此即辽道宗年号寿昌的同文，即“寿”字。此字也可译 jacan，义为祈、合掌、合、并。此字不作 gun；也不是译为“幸福之”的 jabsyan。

（四）㕙（左）

t[es]kge　集中

此字动词作 tesgemui

全铭汉译为“万福增寿”、“全福益寿”或“福寿双全”。若取 jacan 之解，则可译作“百福并臻”。也很可能是由汉文翻译的。此次新出土铜镜铭文，尚未发见恰相脗合的汉文成句，当然也不排除是由汉文翻译的可能性。

晚近出土契丹字铜钱一种（图六），文作：钠(上)烕(右)朮(下)㕙(左)。与此镜铭文有三字相同，惟左侧作“㕙”字，音：额勒；义：治平。合读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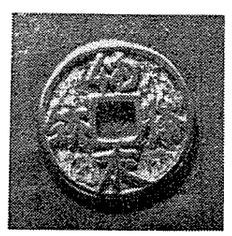
Ahun　jabsyan　gür　el
寿　福(运)　普　治平(吉祥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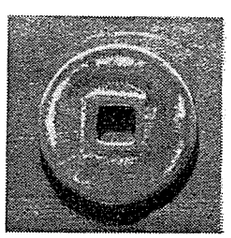
义为福寿太平。

镜铭“㕙”字曾反覆勘对拓本，未见原件。假设四字全同，则更证明左侧的字不是镜字。假若字同，字序虽异，音义仍可相同。唐宋以来有回文镜铭，正反可读。根据著录和见过的辽钱，钱文次序最多是上下右左，上右下左的也多，个别也有上左下右(见《泉志》)或右上下左（见《括谈》）的。因就形式，文法可宽。

解读未识的古文字，主要是找出音、义，也要符合语法。入手途径，不外循义求音，顺音探义，就已知推未知，边试探，边改进，逐步稳定，扩大认识的范围。当然也需要有一些凭借。

我国历史上的几种古文字，如突厥文、回鹘文、西夏文、女真文都有字书、译语之类，惟独契丹文没有任何可查的字书，《辽史》里汉字记音的契丹语很少，出土碑志也不多，确可信据的契丹文汉文对照的材料，





图六　契丹文铜钱（正背面约1/1）

只有哀册文两件和碑记一段，由于可资凭借的基础薄弱，只能摸索实践，反复验证，才能稳定下来。

以上解读只是试探，不谓必定这样。如铭文的宅𢘑二字，根据现有的契丹文汉文对照的材料看，可以认出是四、时，读“朵儿边”dörben、“察火”、“察中合察” Čaɣča，在宣懿契丹文哀册第二十五行，这两个字连文出现，检照和这一段相对应的汉文哀册，则不显现“四时”的意思。又同册第十三行，有用“宅”(四)“𢘑”(五)二字对仗的两句，句子是隔开的，句型整齐清楚，但在汉册相当的位置上，并不见“四”“五”字样。

哀册的契丹文汉文不是完全直接对译的，汉文哀册又是典故堆砌，这使唯一有汉字对照的材料，并不能直接有效地帮助解读。

另一面，契丹语言，长期在牧区部落使用，以后发生了多方面的联系接触，因而不得不从邻接各族借用较多的语汇，这也增加了记音文字的复杂化。

契丹口语使用的数字“五”，汉字注音“讨”，《元朝秘史》、《华夷译语》“五”的汉字注音作“塔奔”，“讨”应是“塔奔”的省略或切音。

tao←tao [bun]←ta [o] bun

锦西式契丹字（大字）直接采用了汉字“五”，庆陵式契丹字（小字）以记音为主写作“𢘑”。反复勘照，可以辨出，“𢘑”是汉字行书“𠬜”的楷体化。五→𠬜→𢘑。当然，说起来或读起来还是发 tao 或 tao bun tabun 这个音。由于他们没有用另外的字母拼成表示 taobun 的符号，相反，却把“𢘑”也作音符用。代表这个音的又不止这一个符号。在写成书面语言时，常有省略的音节，音节次序在一般笔顺下仍有例外。一字也不止一义。这都给解读带来一定的困难。

本文是试探性质，仅是初步辨认，希望在以后的辨认实践中，剔除未合，存其可取。登高自卑，倘能一日登高，洞见其语、文规律及历史关系，则此卑不足道之试探，为不徒也。而此镜之出土，又不止为当时技艺增光矣。

① 《金史·地理志》。

② 金世宗大定八年（1168）“禁销钱铸镜”，十一年（1171）“禁私铸铜镜”，铸镜遂由政府控制，但民间仍私造，“托为旧物，公然市之。”(参看《金史·食货志》)故旧镜亦必须经主管官员签刻才能在市上出售。明昌二年（1191）为防私铸销钱，“敕减卖镜价。”

③ 见路振《乘轺录》。

④ 见《宣和乙巳奉使行录》。

⑤ 见《镜话》。

(上接第 68 页)

综合考察试掘中出土的生产工具，生活用具，和“粟”粒状炭渣、兽骨、鱼骨、蚌壳等遗物，杨屯遗址的经济类型，应是以农业为主兼营渔猎的。

杨屯遗址出土有青铜剑身残段，大量的陶鼎(仅在 1 号探沟中就出土鼎足四十九件)和鬲、豆、甑等，说明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，同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① 东北考古发掘团：《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64 年 1 期。杨么骥：《西团山史前文化遗址初步发掘报告》，《东北日报》1949 年 2 月 11 日。

② 张忠培：《吉林两半山遗址发掘报告》，《考古》1964 年 1 期。

③ 吉林省博物馆：《吉林长蛇山遗址三次发掘的主要收获》，未刊稿。

④ 贾兰坡：《吉林西团山古墓之发掘》，《科学通报》1950 年 1 卷 8 期。文中有骚达沟石棺墓资料。又，王亚洲回忆骚达沟石棺墓发掘的手稿，吉林省博物馆存。

⑤ 吉林省博物馆：《吉林江北土城子古文化遗址及石棺墓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57 年 1 期。

⑥ 张忠培：《吉林市郊古代遗址的文化类型》，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1963 年 1 期。

⑦ 孙守道、徐秉琨：《辽宁寺儿堡等地青铜短剑与大伙房石棺墓》，《考古》1964 年 6 期。

⑧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：《上村岭虢国墓地》，科学出版社，1959 年。

⑨ 马道阔：《淮南市八公山区发现重要古墓》，《文物》1960 年 7 期。

⑩、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：《长沙发掘报告》，科学出版社，1957 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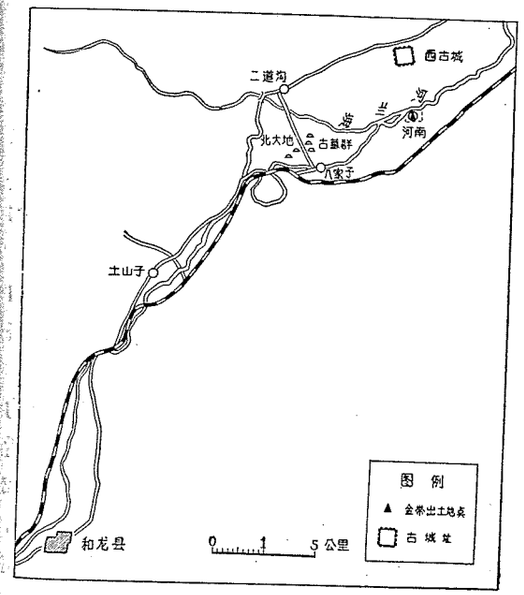
和龙渤海古墓出土的几件金饰

郭 文 魁

吉林省和龙县八家子公社河南屯社员在搞园田化时，于村西南约半华里处，发现两座古墓，出土了一批金饰。当地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妥善保管。1971 年 9 月，吉林省博物馆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展览馆及和龙县文化馆等单位，曾前往调查，并对两座古墓的残存部分进行清理。

一

河南屯位于和龙县城东北约五十华里处(图一)，北临海兰江(一称海兰河)，其余三面为河南屯古城所环抱。古城北墙已被海兰江水冲毁，现存城墙略呈“凵”形，周边残长约五华里。城内散布着大量的渤海时代的砖瓦，采集到滴水瓦(图二：1—4)、瓦当(图二：5—8)、筒瓦(图二：9、10)、花纹砖和带“素”字的瓦片(图二：11、12)。城内中部稍偏西南，尚有一略近方形的围墙残垣，周长约 500 米许。此围墙南墙中部有一明显豁口，似为门址，古墓即在此围墙的正中。



图一 河南屯位置图

河南屯古城向北过海兰江约八华里处，有渤海时代的西古城遗址；向西约八华里许，又有八家子北大地渤海古墓群。

二

我们前往调查时，墓址已辟为水田，但尚能清晰辨明有东西并列的两座墓葬。清理时，西边一座编为一号墓，东边一座编为二号墓。两墓均系长方形砖筑，南北向，形制大小略同，长 2.40、宽 1.40、壁高 0.47 米。墓底用正方形青砖铺筑；四壁用长方形青砖叠砌，并用白灰勾缝。正方形青砖边长 35、厚 5 厘米；长方形青砖长 34.5、宽 15.5、厚 5 厘米。两墓间距 4.50 米。

据当地群众介绍，原两墓顶均用八块大石板分两层封盖。盖石之上，为一大型土堆。土堆呈长方形，东西长 28、南北宽 20 米，上有础石数个，排列有序。今于墓前东南约 2 米处尚残存一础石。另外，在墓前约 1 米许有一个毁坑，毁坑中堆集着壁画的土坯残片(图三：1—4)、铁勾残件(图四：10、11、12)和建筑饰件等(图三：5、6)。